

CD-ROM 天才

烈爱追缉令

谁说千金大小姐好当的？
她多想如同“铁达尼号”中的萝丝一样，
寻求一次脱险的机会。

凌淑芬



月色阑珊系列



谁说千金大小姐好当的？

柔亦踢踢脚，伸伸懒腰，

她才受不了那种淑女的规范及礼仪呢！

不准这个、不准那个，

这可违逆了她这个小甜心的本性。

她多想如同“铁达尼号”中的萝丝一样，

寻求一次脱轨的机会……

结果就这么巧，她竟然被绑架了！

哇！这比起电影中的情节可更刺激呐！

这天真纯洁的公爵千金，

浑然不知世间险恶，

根本不晓得这是桩精心设计的阴谋。

但是这次绑架却改变了她的一生，

她遇上了—个与她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多情男子。

ISBN 7-204-03242-8



9 787204 032433 >

ISBN 7-204-03242-8

1 · 557 定价：9.80元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第一面

二十五年后 台湾 台北

华灯初上。

这是一家装潢极气派的高级餐厅，细柔的古典音乐在空间间流荡着。

“差不多了吗？柔亦。”问话的是个充满成熟优雅风韵的东方佳丽。

“是的，母亲。”一位身穿粉蓝色丝质洋装的女孩拿起洁白的餐巾轻拭了下嘴边，声音轻柔。“父亲，母亲，我去洗个手。”

“去吧！”席上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点点头，尽管已届中年，依然风度翩翩，闪光如昔的金发和深邃的绿眼，举手投足间在在显示出一股雍容的潇洒。

柔亦朝父母微微颔首示意后，举止高雅地起身离席。

“柔亦这孩子。”男子很得意地看着粉雕玉琢的女儿吸引众人赞叹的目光。“再过一个礼拜就要二十岁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！”女人带着美丽的笑容说。“她的生日宴也

烈爱追缉令

准备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到时候，”男人的眼中闪着引以为傲的光。“她会是最引人瞩目的主角！我真等不及那一天的到来呢！”

“是啊！”女人带着感叹附和。“她是我们的骄傲。”

这对举止优雅的夫婦，勇的俊美，柔亦的美，任谁看了都会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而他们的独生女，柔亦，更是撷取了他们的长处。

那如云的黑发闪着光泽，白嫩如云的肌肤彷彿一触即溶，凤眼微扬的瞳孔是湖水似的深邃，挺得恰到好处的鼻梁下，是两片与生俱来的红艳唇瓣，加上几许未脱的稚气，衬着凹凸有致的高身材，还有从小所受的贵族教育，在众人眼里，柔亦是朵开在悬崖上的兰花，娇美得秀色可餐，却遥不可及。

这也是柔亦的父母刻意为女儿所塑造的完美形象。

米

米

米

嘿！没人！好极了！

柔亦在闪着火树银花的餐厅后园里，四下张望了好一会儿，见偌大的后花园里没有人，不禁纵情地展着双臂，伸着懒腰。

呼！总算能松了一口气！在众人面前装淑女实在是件很累人的事，但是父母亲可不这么想。唉！谁让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。

打从小时候，她就是在后院爬树，在草地翻滚，在激烈爱追缉令

梯扶手上一溜而下，可是每每她一有这样的举动，便会惊动全家上下的佣人，然后是家庭教师的斥责，弄个不好，让父母知道了，还会关起来思过一天。

这全是因为她很倒楣地出生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，所以必须要很“认分”地接受高尚名媛淑女的教育模式，不管她愿不愿意。

嗯！月明星稀，明天又是个好天气！柔亦抬头看了看天上明亮的月儿，顺手提起裙摆，蹭掉脚下的高跟鞋，趁着这后园还没有人时，舒畅地了两下腿。

嘻嘻！她一面扬甩着小腿，一面忍俊地想，要是被父母见到她这举动，肯定会昏倒！要是她在自己二十岁的生日宴上像现在这样掀起长裙，如日本相扑般张腿半蹲，父母亲准会被吓出心脏病来！

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恶作剧地笑出声。不过这恶作剧的时光只有这么一下下，她深呼吸口气，也该回去了，否则被父母发现自己这副德性，肯定永世不得超生！

她穿上鞋，整了整身上的衣装，转身朝厅内走去，准备重新加入父母的餐席，心中却舍不得地叹着气，想要毫无顾忌地舒松筋骨，就得找像这样四下无人的时刻才能“轻举妄动”，否则要是被人认出她的身分，父母亲可就糗了！

柔亦一面想着，一面伸手准备推门而入，突然感到一片高大的黑影自她身后罩下来，就在她好奇地要回身看个清楚之际，对方已倏地扬起一块白帕蒙上她的脸。

她的心一惊，正待挣扎，而一阵哥罗芳的气味却迅速

烈爱追缉令

地占据了她的意识，然后，她的眼皮就睁不开了……

米 米 米

“奇怪，”坐在餐厅里等待许久的男人低头瞄了下表。“柔亦这孩子离座有半个钟头了吧！怎么到现在还没见到人影？”

“我让人去化妆间看看！”

女人优雅地用餐巾碰碰唇，从容地吩咐一名女侍，几分钟后，那名女侍从位于餐室外的化妆间回来。

“夫人，”女侍带着职业性冷静而低沉的口吻：“对不起，小姐不在化妆间里。”

“噢！谢谢。”女人带着微微不安的眼神看向丈夫。“这孩子不知跑哪儿去了，要不要叫人四处找找？”

“大概是什么事耽搁了，这孩子是不会跟我们玩捉迷藏的。”

虽然口中说得这么轻松，男人还是不自觉地微蹙起眉头。沉吟良久，终于忍不住叫随行几名护卫在下惊动众人的情况下，在这占地颇广的餐厅展开寻找的工作。

经过一番地毯式的搜寻后，仍旧不见爱女的芳踪，这对美丽高尚的夫妇终于抑不住心头的忧虑。

“这孩子会跑到哪儿去了呢？”这时，平日处事泰然的男人也焦急了。

做母亲的更是忧形于色：“你说，柔亦她会不会发生了什么意外？”

烈爱追蝶令

“这不是爵爷与夫人吗？”

一个骤来的声音令这对夫妇不约而同地抬起头，立在他们跟前的是位金发碧眼，相貌俊美，神态优雅的高大青年。

“啊！是毕雷家的孩子！”夫人随即习惯性地露出友好的微笑。“真巧！你也到台湾来了！”

“刚好家父要我来办点商务方面的事，”这青年露出亲切迷人的笑容。“我打扰到您们了？”

毕雷家虽贵为欧洲皇族，但寇尔·毕雷爵士却对企业的经营颇有一套，在继承毕氏企业后，近年来又将其企业版图扩充至亚洲。

“哪里！请坐，用过餐了吗？寇尔。”

身为爵爷的男人对跟前的青年微微颔首，对于寇尔在企业界所展现的锋芒，在同个领域中地位不小的他向来颇为欣赏，何况两家向来就是旧识。

“刚吃过，”寇尔拉出尚未动用的椅子，从容坐下，笑容依旧，眼光朝柔亦的座位瞄了一眼。“柔亦小姐没同爵爷和夫人一起来吗？”

“提到柔亦，爵爷夫妇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。

“柔亦她……”

经过数秒钟的迟疑，夫人征求同意似地看了爵爷一眼，带着些许求救的意味转向寇尔，决定告诉寇尔前一刻所发生的来龙去脉。

米

米

米

烈爱追缉令

“放我出去！你们这群天杀的大混蛋！臭笨贼！”

柔亦朝着房门用力地拳打脚了好一阵子，嘴巴也喊得口干舌燥，然而，笨重的房门没有丝毫动静，她的手脚却已红肿发疼，喉咙也痛得要命。

“喂！没水了！我渴死了！喉咙也在痛，快拿枇杷膏来！”

从未见过被人绑架的肉票下但骂街似地叫喊，竟还不命令要求拿枇杷膏来润喉。可是对方却顺着她的要求，在很短的时刻里，送来枇杷膏和矿泉水，因此柔亦感到有趣极了，一点也没有当肉票的痛苦。

“喂！杀千刀的，你们下地狱吧！”

喝了枇杷膏和矿泉水，体力稍稍恢复后，像是在玩一场游戏似地，柔亦又朝着房门又踢又叫起来，还用了好几国的语言流利地叫骂着。

“阵从未有过的解放感觉如电流般窜过她的血管，让她心头不觉兴奋起来。

啊！原来被人绑架就是这样！跟电影和新闻里所说的有很大出入呢！从这秒钟起，她越骂越顺口，越骂越 high，哇！好过瘾！

“喂！阿金仔，你确定这里面那个小杂仔是什么公爵的女儿？”房门外的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皱着不解的眉头，向身旁矮瘦却较精明的伙伴。

“上面这样交代下来的，”阿金仔也一脸困惑：“说她老爸是外国的什么官什么爷的，她妈妈是什么什么国际

烈爱追缉令

财团董事长的女儿，所以要对她……”

阿金仔的话尚未说完，房门又砰砰作响了，随之而来的是柔亦喊叫的声音。

“喂！外面的，你们的话有严重的侮辱倾向，我要你们郑重道歉！别以为我听不懂台语？”柔亦在门的另一边又踢又喊。

“道歉？”这个身材粗壮的男子一听，立刻大骂三字经，怒冲冲地要打开门。

“阿荣仔，别冲动！”阿金仔及时阻止他：“忘了上面怎么交代了吗？”

“这嚣张某，”阿荣仔咬牙切齿地指着房门。“不但又叫又闹，还嫌吃得不好，要天天变花样，有肉票这么嚣张吗？当肉票还不认分……”

蓦地，柔亦的声音透过房门朗朗地插了进来。

“你要猜清楚，死胖子！是你们绑架我的，吃喝当然要算你们……”

这一边的柔亦摩拳擦掌地骂得正浑然忘我，不防近在面前的厚重房门陡然一开，只听“砰”地一声，柔亦整个人被门撞倒在地。

“噢！好痛！”

她抚着整张脸，这开门的力道还真猛！痛得她眼泪直淌，痛得她怒气冲天，她忿恨地抬起怒的绿眸，正待张口大骂之际，只见一个身量英伟的陌生男子目露冷光，手中的枪口直直对准她，不由得一愣，所有的怒骂瞬间全不知去向。这男子长得十分英挺，深邃的眼眸正凝视着她……

烈爱追缉令

只见男子似乎也微微一怔，迅速收起枪，转身就走。

怎么回事？柔亦愣愣地看着大开的房门好一会儿，才茅塞顿开地爬起身来，啊！自己真是的！有机会逃跑居然还在这里当白痴？

想到这里，她随即箭似地往外冲，但一到门边，跟前的景象又教她猛地煞住脚步。

天哪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她骇然地看着躺在地上早已断气的阿金仔与阿荣仔，完全无法进入状况。

这对绑匪怎么突然就蒙主宠召了？不过，这关自己什么事？理智在告诉柔亦要赶紧逃才是。但眼看着他们两人虽已断气，胸口仍然鲜血直冒的同时，她的脚当场就无力了，更遑论要提步快跑。

跑哇！柔亦，快跑哇！

理智在她的脑中不断地催促着，但是这会儿的她却十分不争气地全身瘫软在地上，牙齿也吓得格格作响。

天哪！死人耶！

突然一阵嘈杂的人声由远而近地隐隐来，这立即提醒了她，再不跑，可能就会被当凶手，她可不愿当个待宰的羔羊。

快跑吧！柔亦！自我鼓舞的声音在心中越来越响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总算提起勇气，拖着不听话的身子，不顾方向地奋力朝外奔去。

咦？这儿有车！

她不知自己究竟跑到哪里，发现跟前停着的一部跑

烈爱追击令

月色阑珊系列

车，钥匙竟然仍插在车上，只能说自已是非常幸运！

正当她欢喜地坐上驾驶座时，一阵渐近的脚步声教她猛然提心吊胆地望去，只见一个逐渐奔近的硕壮身影——

啊！是刚刚那个男人！柔亦立即对这个“算是”救了她的陌生人有好感。唉！后面好像有人在追他，不过他跑得可真是快，那些追在后面的人落后了一大截呢！唉！朝她这里跑来了！

柔亦见状，立即不假思索地朝那人挥起手，示意他坐进车内。

那人动作着实迅捷，柔亦才刚放下手，那男子已打开车门坐进旁座了。

听着那人带着微松口气的轻喘，柔亦顿时有了一股拔刀相助的侠义快感，随即伸手熟地扭转钥匙，发动引擎。只听这车引擎转了几声又停，她只得再次发动，引擎依旧是转了几下又停。

“糟糕！”此时，只听追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柔亦终于忍不住焦急大叫。“这车坏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“你。”那人已把气息调匀，手中的枪也收回怀中。“你刚刚发动车子时，没踩油门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转向他，一脸茫然。“油门？油门在哪里？”

那人怔了几秒，才疑惑地说：“就在你脚边。”

“脚边？”她用左脚探了探，果然发现了一个踏板。“有了、有了！”

柔亦说着，立刻兴奋地再次发动车子。

烈爱追缉令

月

南
瑞
系
列
手

“等等！你踩的是煞车！”那人一脸打败地喊了一声，眼看着追来的人越近了，立即说：“算了！还是我来吧！”

讨厌！她真不想离开这个驾驶座！但事到如今，也由不得她不点头，只好在最短的时间内和他换座位。

只见那人熟练地发动引擎，没一会儿功夫，跑车随即像旋风般朝黑暗冲去。

※

※

※

“这车，”柔亦见跑车的性能在那人的掌控下发挥到最极点，不禁感到困窘地自我解围说：“这车还真重男轻女哟！”

那人奇怪地扫了她一眼。“你从没开过车吗？所有车子的结构都大同小异。”

“唔——”这下子，一向只坐司机开的车的柔亦不由得脸红了。“车子不是钥匙一插，就能跑了吗？”

这种谬论大概只有在象牙塔里长大的女孩才想得出来！男人似笑非笑地哼了哼，让跑车在黑暗中飞奔好一段时间。

“你要在哪里下车？”他终于先打破沉默，开了口。

“嘎？下车？”顿时，她脑中一片空白，几秒钟后才恢复运作。

什么嘛！这车子是她抢到的耶！亏她当时还那么好心邀他上车，救了他一命，这会儿，他竟喧宾夺主地要赶她下车，有没有搞错？这家伙到底有没有真心？

烈爱追缉令

柔亦想到这里，先前对他的许多好感顷刻间一扫而空。

“下车的应该是你吧！”她满怀不悦地回答。“这车可是我先拿到手的！”

她才刚把话说完，便听到一阵刺耳的煞车声，接着便是车身猛烈地一晃，那人随即将车内的明灯扭亮，转过头来打量她。

什么？他这样眨也不眨地干瞪她是什么意思？柔亦见对如此无礼地注视她，心中有气，不甘示弱地睁大绿瞳与他相对峙。

车内的两人这样瞪眼相对没多久，柔亦便开始感到厌烦了。

天哪！这个神经病要这样跟她大眼瞪小眼地看到什么时候？她的眼睛有点发酸了，可是又不甘心就这么输给！他！

就着车内昏暗的小灯，她光明正大地打量起对方的轮廓。

微带古铜色的脸有点棱角，浓眉下的单眼皮透着清朗有神的光，不高却挺的鼻梁不紧抿的嘴看起来有点宽，跟她心目中的美男子……有段距离。

不过，也还不赖，这张东方面孔也不输她那几个长相俊逸的表哥……可惜是个神经病！柔亦一面打量，一面惋惜地想。

“小姐！”经过几分钟无言的对峙后，对方终于静静地开口了。“这是我的车。”

烈爱追缉令

“嘎？”柔亦的脑袋再度呈现一片空白。

只见对方不带表情地继续。“所以，你要在什么地方下车？”

“我……”柔亦迟疑地张着嘴，思维却在快速地转着。“我不能下车！”

开玩笑！好不容易有出来透气的机会，就这么回去父母身边当乖乖女，那未免太虐待自己了吧！

柔亦虽然明白父母的焦急和忧虑，但是，跟前这个能远离束缚的自由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只好背负起“不孝”的罪名。

“什么？”这回换对方愣住了。

“我……我是被他们绑架来的……”她的音调骤降，显得无限委屈。

“那么你现在自由了，不是很好吗？”他不认为有什么问题。

“不！”她把头埋入手掌中，哀凄的声音自她的指间幽然飘出。“要是我回家，他们还是会追杀我的！他们这群坏人绝对不会放过我！”

她不晓得跟前这个男人跟那帮人之间的关系，但见他能在那个地大闹一场，肯定跟那帮人相互敌对。

只听那人用旁观者超然的口气说：“你现在正可以回到你父母身边，甚至要求警方保护。告诉我你住在哪儿，我送你回……”

不待他说完，柔亦陡然“哇”地哭叫了一声。

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见她哭得凄然，他不禁错愕地皱起

烈爱追缉令

眉。

“我……我不能回去……”她抽着气，流着泪说：“爸妈……把我卖给了这帮流氓……”

他沉默地盯视埋头低泣的她几秒后，带着几许怀疑问：“你不是台湾人吧？”

正低头掩面的柔亦心中大叫“糟糕”，尽管自己有一半的中国血统，华语也说得字正腔圆，但眼瞳的深绿是瞒不了人的。心念转动间，面现哀戚。

“我……听我妈妈说，我爸爸是派驻在台湾工作的美国人，对我妈妈始乱终弃，后来我妈妈肚子大了，只好随便找人嫁。”

父亲，母亲，对不起啦！她心中悄悄说着，偷眼瞥见那人半信半疑的神色，连忙又使劲地凄然放声大哭。

“你为什么用那样的眼光看我？啊，知道了！你一定和其他人一样瞧不起我！一定和其他人一样在心里骂我是……”她现学现实。“杂种！呜——”

柔亦看那人有些动容，不禁越说越入戏，最后竟当真簌簌地落泪了。

“我真不晓得我妈妈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！当初把我堕胎堕掉，她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命苦！而我也不用忍受大家对我的异样眼光！”

只见那人沉着脸，没说话，但在那淡漠的眸光里，柔亦看到了同情，这下子她更暗加把劲，声音更显哀怜。

“……我是个有家归不得的人……”

真麻烦！那人微凝着眉，怎会在这节骨眼碰上一个身

烈爱追蝶令